



落月垂 迷香

四叶铃兰
【SIEYELINGLAN】
著

LUOYUE
MIXIANG
【上册】

那一世，只能成为无法触及的回忆

此生所有的犹豫、徘徊。不是不信爱，只是，想要一份更真实的温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落月香迷

LUOYUE
MIXIANG
【上册】

四叶铃兰
[SIVELINGLAN]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月迷香 / 四叶铃兰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500-2843-2

I. ①落… II. ①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5394 号

落月迷香 LUO YUE MI XIANG
四叶铃兰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柯利明 吴 铭
特约监制	戚兆磊
特约策划	郑心心
责任编辑	杨 旭
特约编辑	郑心心
封面设计	辰星书装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万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mm × 980mm 1/16
印 张	36
字 数	464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843-2
定 价	75.0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9-4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落月迷香



第一卷 武林大会

第一章 再次穿越	003
第二章 公子真容	013
第三章 我的女人	030
第四章 初次交手	033
第五章 生死大战	049

第二卷 凤凰谷习武

第六章 莫名之吻	075
第七章 旁门左道	088
第八章 苦修秘籍	095
第九章 重出江湖	108

目

录

第三卷 九幽教左护法

第十九章 蝴蝶之毒

..... 237

第十八章 胡思乱想

..... 229

第十七章 真真假假

..... 215

第十六章 无敌媚功

..... 196

第十五章 初冬大战

..... 180

第十四章 原来如此

..... 175

第十三章 旧梦难寻

..... 154

第十二章 有缘无分

..... 143

第十一章 失踪之谜

..... 130

第十章 前尘往事

..... 117

第一卷

武林大会

落 / 月 / 迷 / 香

上 册

再次穿越

她醒来的时候，眼前的场景不禁令她瞠目结舌。

死人，周围都是死尸……不！确切地说是残尸，几乎没有一具是完整的。扑鼻而来的血腥气让她急忙用手捂住了鼻子和嘴，却仍然想吐。一人持刀立在她前面，深红的血液顺着他的刀一滴滴落在泥土中，背影肃杀。

那人面前立着三人，一人面色苍白，手使双刀的人正凶狠又畏怯地看着他，另外二人一高一矮，高的偏瘦，矮的又太胖，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只是此二人的眼睛，圆鼓鼓的似要突出来一般，令人一看便觉不舒服，此刻亦面露畏惧。

三人身上多是血，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当下互看一眼，正欲四下飞去，未料，她身前的男子比他们的动作还要快，眨眼间，便见残肢断臂横空四散。

见此情景，她蓦地瞪大了眼睛，再次昏死过去。

醒来时，恍如隔世。温软的丝被覆在身上，幽幽的淡香令人昏昏欲睡不想起身，粉色的帷帐氤氲着黄色的烛光，隐约有种迷离的梦幻。

她尚有些梦寐，复闭上了微微睁开的眼睛随后轻轻翻了个身，忽觉不对，掀开被子一看……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还有伤口？！

她解开胸口结扣往里一瞧，呆了。

胸口的箭伤怎么没了？她抬头看了看粉色的纱帐，翻身起来掀开帷幔就着烛光看清屋内陈设，面色大变，穿上鞋子冲出房门。就在房门打开的那一刻，她看到了他。

房外，月光犹如珠玉般散落在身上，他抱着一把刀，坐在二楼的扶手上，微微偏着头看着突然冲出房间的她。

他……他是谁？怎么……怎么那么……像……噩梦中那个杀人狂？！她吓得牙齿直打战，猛地关紧了房门。

拍着胸口顺了几口气，她方才发觉不对，又看了看自己没任何伤的胸口，暗道：

难道自己在梦里？不由得狠狠掐了自己一把，“啊！”她险些疼得跳了起来，门突然被他自外推开，目光警惕地看来。

她蓦地退后一步，想起梦中那一幕，鼻端似闻到了血腥味，咽了口口水小声道：“大侠，你要多少钱？我家人都会给……”这句话出口后不只男子微怔，她亦惊怔，这声音……

她惊慌失措地冲到桌旁，抓起桌上摆着的一面铜镜，只见里面之人……我的妈呀，这……这……这是谁？怎么这么美……还是人吗？不会是妖精吧？她正带着惊讶带着喜悦亦带着几分惊恐左照右照，便照到了身后走过来的男子容貌，长发束冠，双眸深邃漆黑如墨。

她呆呆地转身望去，嘴几张几合，硬生生将那句“你的半秃瓢头呢”咽进了肚子里。她只是颤颤巍巍地问道：“你是谁？我……又是谁？”

他微微蹙眉，看她像看一个白痴，这多少令她有些抑郁难平，可一看到他手中那把刀，立刻笑容谄媚。“大侠”二字尚未出口，便听他道：“你好好休息。”言罢，他便转身离去。

她偷偷从门缝里向外瞧，见他依旧坐在门口，望着夜空不知在想着什么，侧脸被月色掩映，朦朦胧胧中极为俊美，不禁心下惴惴，暗忖：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自己又穿越了？

答案就是她又穿越了。

什么叫又穿越了？此事说来话长，她本是2012年的现代人，却因一念之差，跑到了清朝，原以为也就这样了，大不了被清穿雷个半死不活，没想到，竟然又穿越了！

好吧，她不得不悲剧地承认，自己又穿越附体了。天哪！这究竟是倒霉还是幸运啊？清朝那边还没理清楚，这老天爷怎么又把她送到这儿来了？！

她坐在床上，一会儿望天，一会儿看地，想起阿玛不由得暗自神伤了一会儿，而后突然想起一事，噌地一下使力自床上跳了起来，不知是不是用力过猛……不，不是用力过猛，而是用力太猛太猛了，她竟然一口气冲破了房顶，直直飞上了天去！

她哪里想得到会发生这等灵异事件，而后只听一阵杀猪般的狂喊乱叫，她挥舞着四肢毫无形象可言地直直向地上坠去。当她安然无恙被他接住时，她面色惨白，一把抓住他的袖子，惊喜交加地问道：“我死后升仙了？”

他蹙了蹙眉，将她放在地上，冷漠地道：“你不过是失了记忆，忘了自己的武功。”

她再问：“我是谁，你是谁？”

他答：“你是九幽教的左护法暗香依依，我是右护法汤斩。”

她茫然，道：“暗香依依，还有姓暗香的？”

他眉头蹙得越发紧了，道：“暗香是江湖中人给你的绰号，你的名字叫依依，至于你姓什么，不重要。”他拂去了她紧抓不放的手，看了看破了个大洞能看到月亮的屋顶，说，“我们离开。”

他转身就走，却见她仍傻呆呆地立在原地，冷冷道：“如果你想死，就留在这里。”

她张大嘴，惊讶地问道：“为什么我会死？”

“如今你失了记忆之事已传遍武林，江湖中想杀你的人均闻风而至，现下方圆百里搜寻你的人不少于三十个。原本躲在无望阁至少能暂避一宿，但是你方才的大呼小叫，已经泄露了你我的行藏！”他一句话说完，已然大步离去。

睁眼前还叫花舞，而今却已叫暗香依依，她犹豫了一下，随后跟出屋去。刚出了门，汤斩一伸手便将她夹在了腋下，脚步一点，如惊鸿般掠去。

暗香依依虽然以极其不雅的姿势被人夹着，但此刻这并不是她关心的重点。

此刻，她头朝下目瞪口呆地看着四周景物飞快地自眼前掠过，耳边只闻风声，心情再也无法平复。飞啊，飞啊！武侠小说中的轻功，原来真的有啊！她刚兴奋到这儿，便觉汤斩停下了脚步，而他们此刻正站在一个树干上。她刚站稳，便觉他松开了扶住自己的手，不由得一慌，忙死死地抱住身边的树干。他瞥了一眼，眉头蹙得似山峰，而后向暗夜中毫无声息的树林道：“既然来了，何必躲躲藏藏！”他自后背抽出一柄长刀，瞬间，暗香依依便听到了林中似树叶刷刷落下的刺耳声响。

来者数人，以惊人的速度向他们飞掠而来，她只听到他说“躲起来”，便不见了踪影。

“躲起来？躲哪儿啊？”她抱着树干吓得直哆嗦，喃喃自语。

当下审时度势，觉得树干虽高，却无甚遮蔽，如果谁这个时候飞过来砍她一刀，她连躲都躲不开，对她极其不利。耳边听到兵器相交的声响，她一咬牙，开始爬树。

她以极难看的姿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树干上爬了下来，其实她想跳下来的，只是有些怯懦。以她目测的距离来算，如果此番跳下去，死倒不至于，但是少不了会摔断胳膊腿什么的，这可不行。

脚丫子刚着地，她便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尖细的嗤笑声，回头去看，蓦地看见一支明晃晃的剑向她刺来。或许是这身体本能的驱使，她下意识地一躲，堪堪避过了

剑锋。而后再闻剑声，她再也不管不顾，抱着脑袋慌不择路地开始狂跑，岂料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最后竟然双脚离地飞了起来。

那种感觉……当真是从未有过的畅快！

跑到小溪边，前方已无路可走，她便停了脚步。跑了这么久，发髻已乱可气息竟丝毫不乱，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令她怔忡，令她欣喜，又令她有些说不出的茫然。

此刻，天边露出一丝光亮，天快亮了。

她恍然伫立在溪水边，透过天边的一抹亮光，怔怔地望着溪水中隐隐约约映出的那张脸，出了会儿神。

天边朝阳缓缓升起，调皮地将暖暖的橙红色布满天空，春天的气息随着晨风扑面而来，她蓦地为之一震，仰头深吸一口气，忽然觉得这一刻竟然如此美好。

待天光大亮，她这才发现已寻不到来时路了，等了许久也不见汤斩寻来，忽然有了些惧意。

她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谁，只知道有很多人想要杀她，甚至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杀她。现下武功时有时无，又长了一张祸水脸，还有她很饿了，这一切对她来说都很不妙。

溪水清澈，她掬了一捧水喝了几口。溪水清凉甘甜，令她再次微笑，不经意间又看见自己的脸，再次呆了呆。她恍然想，这一生实在奇妙，好似前一刻还是那个养在深闺不知人世疾苦的千金小姐，转眼间，却成了身怀武功拥有倾城之貌却随时被人追杀的江湖中人。她抬手摸了摸胸口，好似自己剩下的箭伤还在，不由得怅然一笑，叹了声，“万事皆由命，半点不由人。”而今既然还活着，就好好地活着吧，这世间没有什么人什么事是永恒的，最终徒然都是自己一人。

她伸出手，看着长了茧子的右手，便知这身体的主人也是个惯用兵器的，只是不知她曾经用的是什么兵器。

她站起身来，望向远方，初升的朝阳映在脸上微微有些暖意，垂眸便见晨光荡漾在水面上，仿佛被风吹拂的轻纱，柔软娇媚。收起怅然的神色，她指着对面的群山，放声道：“暗香依依，记住了！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要过得快乐！都要过得好！”风过，她的朗朗声音被传出极远，空明的群山仿佛为她见证，树叶纷纷飘落，百鸟齐齐高飞。

当然，这根本不是什么见证，而是一群会武功的人闻声向她所在之地快速围聚过来。

最先到的，是一个手拿折扇的白衣公子，当他飞过溪水轻飘飘地落在她面前时，面上的笑容似早春的桃花般灿烂夺目。而他所说的第一句话，令她毕生难忘。

他用折扇挑起了她的下巴，目光柔如春风，用低哑诱惑般的嗓音对她说：“做我的女人，我保护你，如何？”

看着随后而来的巨斧，她当下瞪大眼睛握紧双拳毫无选择地仓皇道：“好！”

他目光骤然一亮。

眼见那把巨斧砍到了他的后脑勺他还在傻笑，她不由得慌忙捂住眼睛不敢看他被劈成两半的惨样，可当她放下手来，却见四周只有一个白影，移动的速度快得令她头晕。而后一个个惨跌出去的人中没有他。

当一切归于平静，他立在她面前，向她伸出手来，笑道：“走吧。”

“去哪儿？”她问。

他依旧笑意浅浅，道：“咱们去洛阳。”

她问：“你是谁？”

他一挑眉，有些哀怨地道：“我恨顾不迷。”

她顿感茫然，又问：“顾不迷是谁？”

“你中了他的毒，忘了一切，竟然连我也忘了。”他微咬下唇，有种说不出的我见犹怜。

“我们是什么关系？”她呆呆地问。

闻言，他眼中闪着不知名的光亮，眨了眨眼，柔声道：“唉，你竟然忘了，我们曾经海誓山盟互许终身。”

真的吗？暗香依依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却又说不出来，便问：“那你究竟是谁？”

他刷的一声展开折扇，将鬓边发丝扇得飘飘欲飞，目光朗朗，神采飞扬地道：“在下正是那玉树临风一表人才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气宇轩昂温文尔雅清新俊逸品貌非凡惊才绝世顶天立地的叶落宫少宫主。”谢天谢地他终于停顿了一下，而后继续道，“慕容逸是也。”

暗香依依的下巴已然掉了。

他笑咪咪地望着她，对她此刻的神情甚是满意，带着一丝哀婉幽幽叹息着道：“我又不恨顾不迷了。”

“为……为什么？”她收起了掉得太久的下巴，竟有点儿不能归位的感觉。

他上前一步，越发靠近她，见她瞪大眼睛目光清澈地看着自己，用折扇怜爱般轻敲了下她的头。听她惊呼，见她瞪他，他满意地露齿一笑，方道：“你现在的样子，比以前可爱多了。就这样吧，我甚是喜欢。”

他牵起她的手，指尖的凉意令她微有挣扎。他皱眉哀婉地看着她，她受不了他那种眼神，便停止了挣扎，任由他牵着自己慢慢走进了树林。

她环视四周，见远远近近横卧在地上的那些人身上没有任何血迹，良久却一动不动，便问：“你把他们怎么了？”

他侧目朝她笑笑，轻松地道：“都杀了呀。”

她当场呆掉，指着最近的一具尸体，颤抖地问：“怎么……像是睡着了？”

他靠近她，附耳轻言密语地道：“我不过是点了他们的穴道，让他们一直睡一直睡，直睡到成为一具尸体为止。”

她狠狠打了个激灵，看他的目光像是看见了鬼，追问道：“他们究竟为什么追杀我？”

他玩味地看着她，一笑，继续牵着她走，边走边告诉了她想知道的一切。

暗香依依是九幽教的左护法，九幽教是魔教，暗香依依是魔教妖女，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她擅长长鞭，武功在江湖中排行第二十九位，轻功更是出神入化。而这些都算不上什么，提起暗香依依，首先让人想到的便是她妖艳的美貌，排行天下第二。

说到这里，她必然追问一句谁是天下第一？

慕容逸神情有些凄婉，轻轻吐出了一个陌生的名字，“莫七彩。”而后又靠近她的耳畔，轻怜蜜意般加了一句，“那是世人俗气的眼光，在我眼中，依依是最美的。”

她蓦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莫七彩是谁？莫七彩是江湖第一大庄红枫山庄的大小姐，年约十九，长得……据慕容逸形容，就是一盘子他甚是不喜的清粥小菜。

而此番追杀她的人中，便有红枫山庄的人。之所以追杀她，只因她一来是魔教妖女，而红枫山庄是名门正派，自古正邪不两立，所以九幽教与红枫山庄之间素有争斗；二来是她抢了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正是她此番惹来江湖名门正派疯狂追杀的主因。

她究竟抢了什么东西？

她追问了半天，慕容逸才哀婉地道，她抢了一个男人。

她抢了一个男人？

这答案令她再次目瞪口呆。

原来她抢的男人，正是红枫山庄主座下十七弟子，莫十七。

她不敢相信地质问慕容逸：“我为什么会去抢一个男人？”

慕容逸又哀怨地看了她一眼，说：“你抢男人还需要理由吗？”

她刹那明白过来，那想法如惊雷一般直劈脑海，战战兢兢地说：“采阳补阴？”

慕容逸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用扇子敲了一下她的头，嗔道：“想什么呢，你又不

是妖怪。”

她终于面色和缓了些，良久又问：“那我抢的那个人呢？”自她醒来就没看到什么莫十七，只看到手拿大刀乱砍人的汤斩。

慕容逸眼中闪过一抹诡异的笑，轻快地道：“死啦。”

啊？死了？

“怎么死的？”她急急问道。

慕容逸皱了皱眉，说：“这个就要问你了，我只知道他死的时候衣衫凌乱……”

“别说了！”她蓦地捂住脸，痛心疾首地吼道，脑海中都是不纯洁的画面。

慕容逸果然不说了，只是笑眯眯地自腰间掏出一个瓷瓶，从里面倒出些药水来，欲为她涂在脸上。

她原本想躲，却听他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她，“这是易容的药水，擦了它，便没人能认出你来。”

她偏头躲过他的手，说：“我自己涂吧。”

他摇了摇头，“涂这个需要些技巧，还是我来吧。”

她以为这药水或许另有文章，便不再躲了，任由他为自己涂抹。看到他专注地望着自己，鼻息恰好喷在自己面颊上，这让她觉得微微发痒，双颊顿时如火在烧。再加上他那双手在脸上时而按压时而轻抚，令她浑身不舒服，梗着脖子问：“好了吧？！”

他似偷吃了蜜糖般笑意甜甜，轻怜蜜意地说：“就快好了。”她不自在地动了动，听到了他的轻笑，不由得脸越发红了几分。

当他终于放下手告诉她弄好了时，她已经闭着眼睛在心里默数了 8089 只羊。

他自怀里掏出一面小铜镜给她看当下的模样，她顿时大吃一惊。

她以为这药水顶多能改变肤色罢了，没想到而今的面貌已全然不同。她瞬间明白过来，这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秘术——易容术。原本因他一个男人身上竟带着铜镜还暗中耻笑他很可能是 gay，却因这一照，变成了对他无以名状的崇拜。

暗香依依忍不住问他怎么做到的？他笑得一脸灿烂，却没告诉她。

她也不强求，只是耸了耸肩膀。

而后，他又牵起了她的手，缓缓行走在林间。

想起方才慕容逸说她抢了个男人还把人家……她神色恹恹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这身体原先的主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难道真的放浪形骸到抢男人先那啥了然后再杀的程度？想到此便觉浑身不自在。

她不由得唉声叹气，一低头，忽见自己正双脚离地行走，一瞬间激动得不知该

如何是好。

草上飞，这就是传说中的草上飞！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她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和慕容逸在慢慢地走，可现下才发觉自己竟被他牵着在飞！双脚离地不高，刚好站在草尖上，速度不快，却令她有种我欲乘风归去的错觉，如此俊逸的轻功，不张扬又舒服。她一下子烦恼尽散，眼睛骤然亮了起来，这种新奇的感受，实在喜欢。

“教我轻功吧，求求你。”她忍不住哀声求他。

慕容逸转头看着她，笑道：“好啊，我这就教你。来，先试着提气，缓缓呼吸，跟我学。吸气……别吸得太重，轻轻地，长长地，对……就是这样，呼气……吸气……”

他耐心地教她呼吸之法，而后放开她的手，见她一会儿能小心翼翼地空中轻跃几步，一会儿又跌落下去，挫败之情写满全脸，便笑着伸手再拽她上来，重新教她……

一路行去，他似心情极好，不厌其烦地一边带着她向前飞，一边耐心地教她呼吸之法。

暗香依依在江湖中也算一等一的高手，如今这具身体的内功犹存，只是主人忘了使用之法，而此刻慕容逸教授她的是最基础的呼吸运用，并不难学，只是较难掌握节奏控制。

起初，她须凝神注意呼吸才能掌握节奏，而在他带着她飞了很长一段之后，她一点点放开了来，逐渐习惯了这种吐气方式，一点点飞得更远，更远……

这种轻轻踩在草木上飞跃的感觉，是那么的好。令她几乎欣喜到忘乎所以，连饿得狂叫的肚子都全然抛诸脑后。直到日暮西斜时，慕容逸带她来到山下的一个小镇，闻到了肉包子的香味，她方才想起自己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看着肉包子，她忍不住吞咽起了口水。慕容逸却打开了扇子，有意无意地将包子的味道扇远了些，说：“我们不吃这个。”而后带着她问了镇上最大的酒楼所在，便带着她去了。

饭后，慕容逸又带着她在镇子上逛了逛，小镇不大，却因在山中，临近暮霭之时，倒有几分世外桃源般的清幽闲适。

他们先进了一个布庄，慕容逸挑来捡去依旧不甚满意。布庄的老板和伙计都被他折腾出汗了，他才用扇子从一堆衣服中挑出来一套，有些嫌弃地皱着眉说：“先凑合着穿吧。”她站在旁边等得都快睡着了。

而后又带着她去了首饰店，首饰店老板将看家老底都拿出来给他挑了，他仍皱

着眉，而后似很不满意地选了一个珠钗，一对珍珠耳环。将她叫到身边三两下便为她一直披着的长发绾了个髻，他又随手插上了珠钗，戴上了那对耳环。她看着镜中自己的模样发了呆，他却在旁边扁着嘴说：“凑合着先戴吧。”

她只好边打着哈欠边跟着他走出了首饰店。

住店时，他要了一间上房，而后心满意足地拉着哈欠连天眼睛半闭的她上了楼。当听到关门声，两人并肩而立面对一张床时，她方才惊醒，尖声问道：“你怎么只要了一间房？！”

他牵着她的手，望着她的目光似能滴出水来，俯首靠近了她几分，气息隐隐喷在她的耳侧，轻声带着诱惑，对她说：“依依，我们以前都是睡一间房一张床的。”

她霎时不知所措，早先对他那点崇拜，刹那烟消云散。

见她一副惊吓过度的模样，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用扇子敲了下她的头，道：“你实在可爱。”

她一撇嘴，双手握拳十分坚定地道：“不管以前如何，现在我们不能睡在一起。”

他越发靠近了她，额头几乎贴靠在了她的额际，轻声问：“你忘了？你已答应做我的女人？”

她脸一红，她的确答应过，但当时他摆明了是乘人之危，她也不过是情非得已权且应下，岂能作数。

她沉下脸来，道：“不行，就算以前你我相识，可现在你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我接受不了。”

他目光幽幽暗暗，看得她心下惴惴。

他突然在她颊边蜻蜓点水般亲了一下，眨眼便见她如惊了的兔子一样一纵跳出老远，因没控制好力道，这一跳跳得有些过头，竟一头撞在房顶横梁上。见她捂着脑袋疼得眼泪汪汪的模样，他不由得笑得前仰后合，边笑边道：“不急不急，我们来日方长。”

目送他开门离去，她揉着额头全身无力地倒在了床上。

明明很累很困了，可一时却又睡不着，迷迷糊糊地将所有事情想了一遍，最终换来长长一叹。而今别无他法，也只有先抓着慕容逸这根救命稻草走一步看一步了。不过，她应该先问清楚慕容逸这易容如何除去，再问问叶落宫是不是也和九幽教一样是邪教。如果是同道中人，他保护她倒也好说，若是一正一邪，慕容逸的做法便着实令人费解。许是太累了，事情还没有想清楚，她便沉沉睡了过去，还做了一个十分古怪的梦。

梦中有一个女人的手，反复抚摸着—根长鞭的手柄，忽而向左转转，忽而向右

转转，不知道在干什么。对于这个她并不关心，只想看到那女人的脸，可是无论如何，直到突然自梦中惊醒也没能如愿。

她一睁眼便看到另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近在咫尺地眨呀眨，那一刻心跳几乎都被吓停了。当看清站在床边的是慕容逸，她不禁连拍胸口安慰自己，“不是鬼不是鬼。”

慕容逸的目光甚是受伤，悲切地说：“依依，我多想每天一睁开眼就能看到你啊。”

她掀开被子坐起身来，昨晚是和衣睡下的，当下衣服已然被她睡得皱皱巴巴。她穿上鞋子，起身扯着衣服试图将褶皱扯平些，却发现如何扯都是徒劳，索性放弃。看了一眼不请自来悠然自得坐在她床边的慕容逸，她目光一亮，道：“慕容公子，我们继续学轻功吧。”

“好啊，不过……”慕容逸站起身来，抬手轻抚她的长发，一面小铜镜出现在她眼前，映出了她此刻张牙舞爪形如鬼魅般的头发，听他道，“依依应该先行梳洗打扮一下才是。”

瞧着镜中自己的光辉形象，她急忙想找木梳梳头，一时却难找到。没想到慕容逸竟随身带着，她看着慕容逸的长发梳得一丝不乱，便知道此人有多注意自己的形象。

她不是不爱美，只是面貌变来变去的，多少有点儿排斥照镜子。

慕容逸倚在床边，嘴角挂着若有似无的笑，半眯着眼睛看着暗香依依在镜子前捣鼓头发，似看得颇为赏心悦目。

梳了半天，好不容易梳出个发髻，一插珠钗就散了，她挫败地扔了梳子，干脆不梳了。忽然从镜中看见慕容逸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自已身后，她吓了一跳，便见他伸手绾起了头发，很轻松地梳好了，而后拿起珠钗，插入云鬓之中。

她在镜子里照了照，发觉竟与昨日的不一样，不由得回头斜睨着他说：“看来是个老手。”

他用折扇敲了下她的头，见她瞪他，翩然一笑，刷地打开折扇，扇了起来，说道：“绾发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不用学也会的。”

她自撇嘴不信。